

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

——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

王仁湘

摘要: 本文对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冠式进行了深入的复原研究,认为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冠”,立人冠的冠式当有古蜀人太阳崇拜的古风。同时还对古蜀人的眼睛崇拜和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发表了看法。

关键词: 三星堆; 青铜立人像; 冠式; 眼睛崇拜; 饕餮纹

中图分类号: K87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4)04-0013-04

四川广汉三星堆两个器物埋藏坑自 1986 年发现以后,过去了近 20 年的时间。对两坑中出土器物的研究,吸引了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其中二号坑的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学者们对它进行过反复探讨,提出了种种解说^[1],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却远没有获得定论。实际上我们在急于进行总体诠释的过程中,常常忽略了一些细节问题,结论总觉得还有待完善。例如立人像的冠式,我们似乎还没有认真讨论过,现有的认识也较为含混,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本文便由冠式入手,对三星堆青铜立人像作进一步探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冠式,应当说是一个较为明朗的问题,只是因为冠顶局部残缺,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解说。青铜立人冠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兽面形装饰,兽面仅有一对带眉眼的大眼睛,耳鼻嘴均无。这种兽眼形可能有特定的含意,它对解开青铜立人像之谜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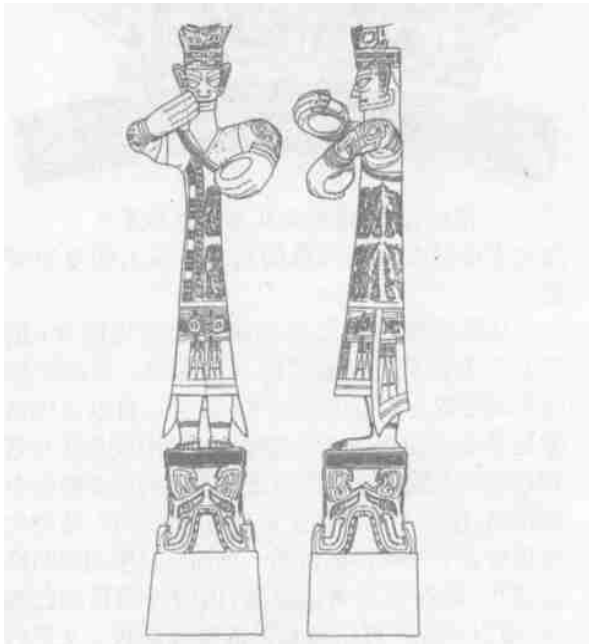
一、天目冠: 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

三星堆二号坑中的器物散乱地堆置在一起,许多青铜器还见到被有意砸损的痕迹。其中我们要讨论的青铜立人像,发掘中发现在当初埋藏时已被砸损,整体断裂为几截,与其他器物散乱地堆放在一起。青铜立人像出土后经过精心修复,整体形象基本完整,成为三星堆出土的体量最大的一件文物,十分引人注目。但是立人像也留下了一个缺憾,立人像的冠顶局部已经残缺,后来也没能得到修复,发掘者也没有对它作复原研究。一些研究者对它的冠式虽然很有兴趣,但却究之不

明,一直没有确定的结论(图一)。

原发掘报告中关于立人冠式描述的要点是:立人像头戴冠,筒形冠上饰两周回纹,冠顶平齐,冠上前部饰变形的兽面,兽面两眉之间上部有一日晕纹,冠的边缘已被砸卷曲,部分已残缺无存^[2]。报告中附有立人像图照,还有冠式的整体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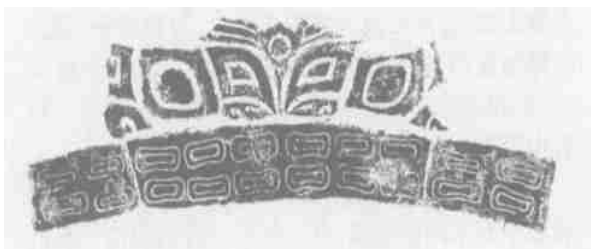
对于这带有残缺的立人像的冠式,在不同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成像,有一些不一致的说法。有的研究者认为立人冠面是一轮带有芒线的太阳形象,也有人认为立人冠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也是太阳的象征^[3]。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如说冠上装饰的是羽毛之类的饰物等^[4]。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



图一、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图二、立人像头部线描图



图三、立人像冠面拓片



图四、立人像冠面拓片图像的复原

是大家还没有对立人像的冠式作深入的复原研究。

从原报告中立人像的照片和线描图看(图二),不太容易看出冠式的本来面貌。但细审原报告所附的立人冠纹饰拓本(图三),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冠面上本是一兽面,这兽面就是两只紧相连接的大眼睛。因为由正面看不到兽面眼形中的两睛,所以不容易认定它是眼睛的形状,致使发掘报告说它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略为圆形,处在冠面两侧位置,因两外眼角均已残缺,所以不容易辨认出眼形的整体形状。又因两眼内眼角正视如变化的眼形,这是发掘者认定冠面为

变形兽面的依据。实际上所谓的变形兽面,那只是半只眼睛而已,并不是兽面的全貌。

由原报告所载立人冠面的拓片看,只须将冠面残损处的线条向外略作延伸,我们便能得到一双眼睛的整体图像(图四)。由复原的画面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立人冠的冠面上确实是一对大眼睛,这眼睛与器物坑中同时出土的一些单体青铜眼睛的形状基本相同。如原报告图一一四所绘的眼形,中间的眼球体很大,大到涨出眼眶外面,是一种颇具威严的巨目。立人冠面上兽眼中的眼球也涨出眼眶之外,由于外眦残缺,让人不易获得直接的印象,致使有的研究者将这眼球认作是盛开的两个莲瓣图形。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确认,青铜立人冠的冠式是一种兽面冠,兽面冠仅表现有眉有目的兽面,应当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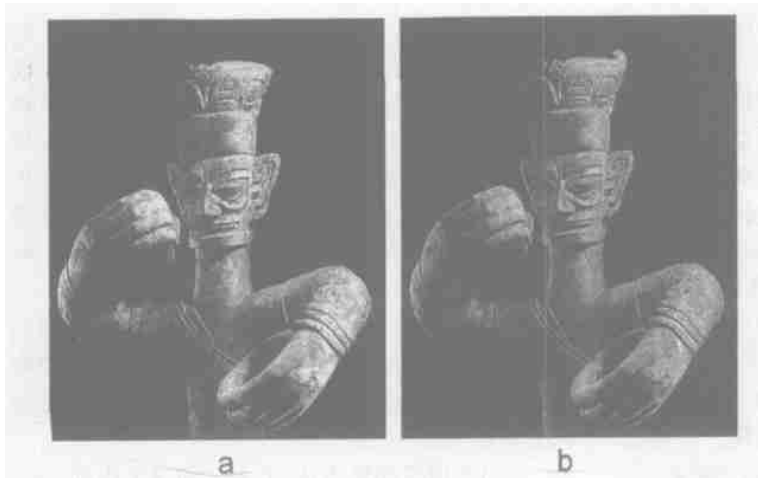
我们看到三星堆出土的单体眼形饰件,有一种是内外眼眦都作回折的勾曲状,在同时出土的其他一些青铜兽面上也见到这样的眼形。立人冠兽面的双目应为不作勾曲的两头尖形状,为一种梭形眼,它的内眦是正常的尖形,残缺的外眦也应是如此。

在确定立人冠冠面的眼形为两端尖的梭形眼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考究双眼上眼眉的样式。第一种可能是,眼眉是顺着上眼睑平行上翘,与外眼眦的长度相当,在一些同出的青铜头像和面具上都能见到这样的眼眉(图五 a)。第二种可能是,外展的眉尖略向上卷曲,因为有些青铜兽面的眉形就是这个样子(图五 b)。我们倾向于前一种复原方式,立人冠上的眼眉以不作勾曲的样式可能性较大,这样冠顶大体还是平齐的样子,与立人像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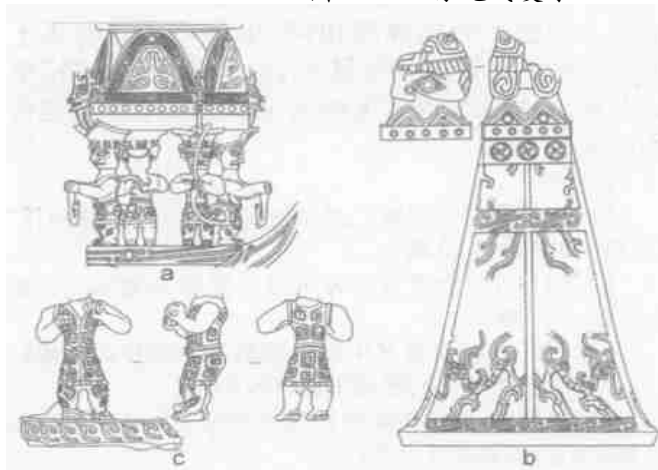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冠上兽面的眉心有一圆形装饰,原发掘者认作是日晕,此说可从,权作是太阳的象征。太阳是为天眼,兽面的双目与太阳图象似应作一体观,所以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冠”。如此看来,立人冠的冠式当反映有太阳崇拜的古风。对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再作议论。

二、眼形谱:古蜀人随处可见的眼睛崇拜

在三星堆葬物坑出土的文物中,常常见到的眼形装饰深深吸引了一些研究者。且不说那些青铜人面兽面上各类变化多样的眼睛造型,更让人费思索的是青铜人像上的眼形装饰和大量单体的青铜眼形装饰。林向、赵殿增、高大伦诸先生曾对三星堆文物上的眼形多有高论^[3],许多学者都很关注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也曾深为这些眼形图象



图五、立人像冠式复原



图六、三星堆出土双腿饰有眼目图形的青铜人像所感动,也曾拟作“点检三星眼”,要将这些眼形象梳理一番,可惜未及成稿。

三星堆蜀人在他们所作青铜造像的衣服上(包括袍服、下裳),常常铸有成对的眼睛图形,在三星堆文物上眼睛造型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是一种让人感到非常特别的现象。如青铜神坛中部铸出的操蛇(?)四力士像,它们双腿的外侧都有对称的眼形图案(图六 a);在另一座青铜神坛顶端有一尊跪坐的人像,残存的双腿外侧也有一双眼形图案(图六 b);还有另一件小青铜人像的双腿外侧,同样也见到类似的眼形图案(图六 c)。这些青铜人像的双腿外侧都有相似的眼形图案装饰,它们的装束是如此的一致,理应具有同样特别的意义,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一时还无法完全解开这个谜,不知道这些力士们原本的身份是什么。

三星堆大量见到的青铜人像和面具上的眼形样式大体一致,基本都是杏仁式眼,而且无论大

小,除极个别例证外,基本没有特别表现出眼仁。这种无睛之眼让研究者们不得其解,不知该由艺术表现方式还是由其他方面进行解释。青铜兽面的眼式有明显不同,有长形的也有圆形的,眼中一般都有明确的眼仁,眼仁的形状也互有区别。各种眼形里可能包含有特别的内容,这些都暂且不能有明晰的解说。

三星堆青铜人首人面各类眼形自有独特之处,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量单体眼和装饰眼的存在。它们原来可能是人面或兽面上的附件,由此更清楚地体现出古蜀人对眼睛图形的热情,表明眼形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许多论者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细述了。对于三星堆这些眼形过去的讨论多集中在那些凸眼的青铜面具上,多认为与蜀人纵目的传说有关,而对其他眼式的意义较少理论,这是因为现在要作深入探讨也有一定难度。

我们再细看看青铜立人像,其实在它的周身也布满了眼形装饰,除了双眼兽面冠——天目冠,长袍下摆前后都有成组兽面装饰,均以环眼作主要构图。在半臂罩衣前后都有直行排列的眼目纹和成组横排的简化兽面纹,眼睛纹样成了立人外衣的主要装饰。立人四龙八眼立座上龙(象 ?)眼形状与冠上眼形相同,均为两角尖而不曲的造型。布满眼目装饰的青铜立人,简直可以看成某种眼目的化身。或者换一句话说,这立人像是古蜀人崇拜眼睛的最好体现。

由上所述,眼睛崇拜在古代蜀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一个核心所在。当然这种眼睛崇拜只是一个表象,人们崇拜的并不是单纯的眼睛,而是眼睛代表的另外的客体。那么,这个客体是什么呢?

三、饕餮纹问题:一个要纠正的误解
商周青铜器上大量见到的兽面纹,通常被认作是饕餮的形象,在许多考古学论著中称为“饕餮纹”。饕餮原以贪吃定义,杜预注《左传》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其实青铜器上的兽面多数并不能以贪食作解,作为礼器上的兽面装饰,究竟是劝人戒贪还是劝神戒贪,好象都不是。礼器中盛着敬献给神的祭品,又去警告神不要太过于贪食,道理上绝不能通。青铜器上的大多数兽面,仅仅只

是表现双眼,很少出现大嘴巴,鼻子以下一无所见,无嘴又从何言贪食?

宋人《宣和博古图》最先称青铜器兽面为饕餮,根据是《吕氏春秋·先识》中“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一语。因为商周青铜器上所铸纹饰,很多确实是“有首无身”,所以便都被认作是饕餮。宋人并且还要解释说,铸饕餮的目的是“所以示戒也”,这可能是一个误会。其实兽面纹表现的并不是贪,而是一种威势与勇力,所以不能一概称为饕餮。何况铜器上还有不少带身子的兽形图案,是有首又有身,它们并不能排除在“饕餮”之外。实际上“无身”者只是有身者的简化图像,要将它们区分为两样不相干的图像是很困难的。

李济先生(1972年)不赞成用饕餮这个名称,将青铜器上的这类纹饰总称为“动物面”^[6]。张光直先生(1973年)则称为“兽头纹”,有单头和连身之分^[7]。马承源先生(1984年)径称为“兽面纹”,以角的区别划分类型^[8]。陈公柔、张长寿先生(1990年)进行研究时亦以“兽面纹”作名称^[9],不再使用“饕餮纹”一词。虽然如此,在许多论著中涉及到青铜器纹饰时,仍然在使用“饕餮”这个名称,仍然以饕餮之名定义兽面纹。

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中,也许确有《吕氏春秋》提到的饕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将所有的兽面纹都视为饕餮。我们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报告的编撰者没有使用饕餮纹一词,而是以“兽面纹”描述青铜器上的纹饰。三星堆多数青铜兽面纹都不宜归入饕餮纹,青铜立人冠上的眼形自然不能称为饕餮,它是兽面纹。

据陈公柔和张长寿先生研究,无身兽面纹的最原始形式,只是一对圆泡状乳钉,以表示兽面的双目,渊源可直溯到二里头文化,后来逐渐增添鼻角口耳眉,成为器官齐备的兽面。西周中期兽面纹出现向窃曲纹演变的趋向,兽面纹因此消失。窃曲纹不少还保留有眼目图形,所以又有学者称为变形兽面纹,是兽面纹的变体^[10]。

眼目是兽面纹的主体,由于兽面纹一般其实只见有双目,它原本应当源自史前的眼睛崇拜。史前彩陶上有成对眼目纹,玉器上有成对眼目纹。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了标准的兽面纹,也有了兽面纹的简化形式——眼目纹。

据汤惠生先生(1999年)研究,萨满教中的天

神同时也是太阳神,太阳神往往被绘制成眼睛状,因为在诸多古代神话中,太阳被称为是“天之眼”。如波罗门教的太阳神,又称“天之眼睛”或“世界的眼睛”。他认为饕餮纹并不仅仅是一种兽面纹,饕餮当为天神或太阳神之属^[11]。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注意到二者实为一体:饕餮(帝)是从太阳那里继承了传统而表现为图像的东西。饕餮纹中对眼睛的强调,正是其作为太阳神——光明这个特征的描述^[12]。

那么,三星堆青铜立人戴着与太阳有关的天目冠,会不会与蜀人的太阳神崇拜有关?三星堆青铜器上的眼睛图形,它们所代表的客体会不会就是太阳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蜀”字,是一只带着小卷尾的大眼睛,这个模样与三星堆立人像冠式的侧视图相同,也与一些同时出土的兽面颌下附带的眼形相同,这会不会是“蜀”字的本意?它原本就是飞翔着的大眼睛,而不是传统认作的蚕虫。

注释:

[1] 沈仲常:《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立人像初记》,《文物》1987年第10期。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3][12] 林巳奈夫:《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4]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5] 林向:《三星堆青铜艺术的人物造型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高大伦:《早蜀文化遗物中的眼形及眼形器初探》,《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6] 李济、万家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1972年。

[7]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综合研究》,1973年。

[8]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编《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年。

[9][10] 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的兽面纹断代研究》,《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 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科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